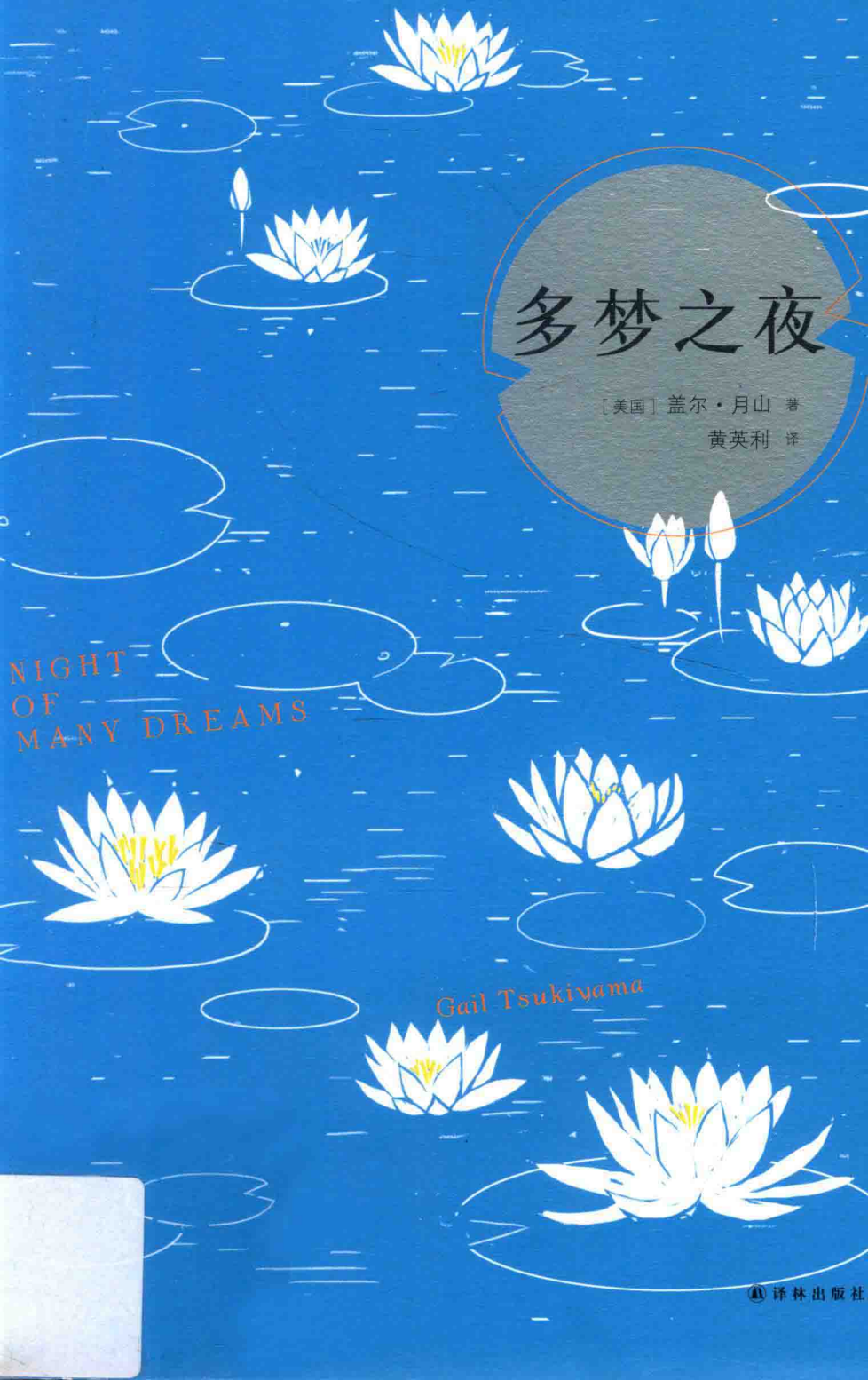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多梦之夜

[美国] 盖尔·月山 著

黄英利 译

NIGHT
OF
MANY DREAMS

Gail Tsukiyama

多梦之夜

[美国] 盖尔·月山 著

黄英利 译

NIGHT
OF
MANY DREAMS

Gail Tsukiyama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多梦之夜 / (美)月山(Tsukiyama, G.)著;黄英利译. —南京:
译林出版社, 2014. 6

(盖尔·月山作品)

书名原文: Night of many dreams

ISBN 978-7-5447-4592-5

I. ①多… II. ①月… ②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50974号

Night of Many Dreams by Gail Tsukiyama

Copyright © 1998 by Gail Tsukiyama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. Martin's Press, LLC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1-452号

书 名	多梦之夜
作 者	[美国]盖尔·月山
译 者	黄英利
责任编辑	王 维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8.5
插 页	2
字 数	181千
版 次	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4592-5
定 价	32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献给

我或远或近的家人

这里将是我们的家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已经将它建好，而且地基很深，很坚实。

——雷诺兹·普赖斯^①《凯特·威登》

① 雷诺兹·普赖斯(1933—2011)，美国著名诗人、小说家、剧作家，《凯特·威登》(1986)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

目 录

第1章	风雨中飘摇的家/1940/埃玛	1
第2章	木兰从军/1942/阿琼	21
第3章	孤岛天堂/1942—1945/埃玛	31
第4章	白日梦/1942—1945/戈姨	54
第5章	野火春风/1946/阿琼	67
第6章	玫瑰花蕾/1946—1947/埃玛	92
第7章	爱之路/1948/戈姨	107
第8章	旅程/1950/埃玛	121
第9章	来自天鹅河的女人/1951—1953/阿琼	143
第10章	会面/1954/戈姨	167
第11章	春之梦/1955/埃玛	178
第12章	美丽的代价/1956—1957/阿琼	193

第13章	永久的等待/1957—1958/埃玛	212
第14章	一个女人的故事/1959—1961/阿琼	226
第15章	日出/1963—1964/戈姨	234
第16章	雨夜里的歌/1964—1965/埃玛	242
第17章	家, 甜蜜的家/1965/戈姨	258

第1章

风雨中飘摇的家 1940

埃玛

罗家的其他女人都很漂亮。埃玛一次次地看着妈妈、姐姐、先辈们已经泛黄的照片。她们个个容貌出众、光彩照人。只有她不同。这种不同使她耿耿于怀。不是说她丑，可是从她的照片里可以看出，从小她的鼻子就太大，脸也太圆，这使她觉得很显眼也很尴尬。有时她搞不懂是什么命运让罗家世代代的美丽从她这里停止了延续。

埃玛坐在父母卧室里的桌子旁，看着她姐姐阿琼为了出去要账而忙着穿戴。还是小姑娘的时候，阿琼就试着穿她母亲的衣服，擦她母亲的化妆品使自己看起来成熟一些。她常常把梳妆台上排列整齐的瓶瓶罐罐搞乱，惹得妈妈每次回家都不高兴。现在十四岁的她，正像艺术家一样一丝不苟地工作着，把她上唇左边的痞子涂暗，然后化妆更衣，看起来好极了。埃玛想阿琼一定是全香港最漂亮的女孩。

埃玛看了一眼放在桌子边上、镶在银色相框里的照片。她倾身用指尖摸着黑白照片上的两个小姑娘，那是大约两年前在他们家房前照的。照片里，阿琼十二岁，比她大五岁，比她至少高一英尺。埃玛使劲地打量着照片中的自己：她的脸向后扭着，毫无生气。她站在那里，穿着西式泡泡袖小圆翻领的纯棉连衣裙，显得瘦弱而苍白；而阿琼穿着无袖的丝质旗袍，埃玛记得好像是翡翠色的，看起来很漂亮。埃玛记得对着相机时，她踮起了脚尖，好让自己显得高一点，身子轻轻地靠在阿琼的身上，不至于摔倒。但不管怎样，她们看起来还是更像熟人朋友而不是亲姐妹。从照了这张照片开始，埃玛就试着追赶，仿佛隔开她与阿琼的那些岁月只是一点空间，她能够轻易穿过。

爸爸是在日本侵占广州前几个月，也就是1938年夏天，给她们照的这张照片。日军侵占广州后不久，阿琼就开始到欠父亲钱的商店和商场去要账。从阿琼脸上轻松的笑容看，埃玛知道这张照片是在她去按月要账前拍的。因为她上唇的瘡子很淡，看起来不那么明显。

1939年以前，她们父亲的万利贸易公司一直经营得很好。他从他在日本的总公司，出口一切能出口的东西——一匹匹丝绸、一件件漆器、古董，它们被运到香港和内陆各地。当父亲和母亲到日本和大陆忙生意的时候，最多时长达六个月，埃玛和阿琼就和她们镶金牙的用人宽妈一起待在香港。她们母亲的表妹戈姨，与她们的住处只隔着两幢房子，也经常过来照看她们。

直到她父亲的生意开始变萧条，埃玛才真正明白战争开始了。要想挽救公司意味着他要在日本待更长的时间。所以爸爸决定派十四岁的阿琼去收别人的欠账。万利公司一直是家族企业。没有儿子，阿琼是他唯一的选择。好在经过长时间的生意往来，阿琼已经认识了一些商店的店主。阿琼要来的每一分钱都用来支付她们在香港

的开销。她们经常一月月地勉强维持着生活。

埃玛奇怪阿琼怎么会那么勇敢。将近一年来，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，埃玛都坐在房子外面紧张地等待着阿琼回来。埃玛总是担心钱。起初，如果阿琼空着手回来，埃玛就会觉得很紧张，甚至头晕目眩。但现在，当阿琼最终进入她的视线，慢慢地走上小山坡时，埃玛都会用心观察，从一点点蛛丝马迹上判断阿琼这一天过得怎么样。看到阿琼熟悉的笑容，她变暗的瘡子，她就会放松下来。不管她对钱有多在意，她还是希望姐姐能安全回家。

当她姐姐拧开一个罐子盖的时候，埃玛从照片上抬起头来。阿琼坐在镜子前，轻轻地将化妆品拍在脸颊及前额。埃玛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礼拜四，她坐在这里看着阿琼习惯性地为要账做准备。大多数时间，埃玛喜欢坐在红绿相间的丝绸床罩上。如果妈妈在家，妈妈是不许她坐在上面的。她喜欢闻香水的味道，这能使她想起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店。不过埃玛绝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坐在镜子前化妆。尽管如此，埃玛还是入迷地看着姐姐仔细地画唇线，将眉毛画成铅笔笔迹一样细的半月形，轻轻喷上妈妈的一千零一夜香水。阿琼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成熟一些的最后一招，是穿上母亲的带海狸毛领子的黑色开司米外套，配上黑色手套和帽子。当阿琼最终对自己的装扮感到满意时，她会轻叹一口气，像一个即将登台的演员一样转一圈，用低沉嘶哑的嗓音说：“我准备好了。”

“嘉宝吗？”埃玛猜着，继续着多年来她们一直在玩的游戏。

阿琼笑了。“对。你知道的多了，要不就是我知道的更多了。”她转动着眼睛，把头向后斜仰着，模仿着电影《茶花女》中的镜头。这部电影是她们一起看的。

通常情况下，埃玛只是看着，并不说话。但今天，在这样一个晴

朗凉爽的二月早上，她心里有种渴望。在阿琼转身离开镜子前，埃玛捉住她的目光，问：“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？”

埃玛紧张地咽了下口水，等待着回答。好几个月了，她一直想问，希望自己能帮上点忙。

阿琼回过头来看着她，然后对着镜子又调整了一下她的帽子。“你太小了。”

“我已经快十岁了。”埃玛争辩道，“再说，你就不想要个伴吗？”

阿琼沉默了一会儿，看着她小妹妹在镜子中的影像。“那好，下不为例啊。”她最后答应了，“但不要说话。由我来谈。”

当阿琼满怀信心地走过人群，走上皇后大道时，埃玛轻轻地扯着妈妈黑色外套的后襟。看到走过身边的一张张模糊的脸，她感到晕眩，但注意到大多数人都注视着阿琼时，她又感到很自豪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她依然记得开司米的轻柔感觉，以及阿琼身上香水的浓郁芬芳。它飘浮在清爽的空气中，保护着她们。

她们转到一条小街上，进了一家小店。小店里放满了装饰华丽的花瓶、螺钿首饰盒和印度编织毯。埃玛喜欢这一色系的所有颜色：藏红色、橙色、咖啡色，这些颜色令她想起荒漠古墓，想起让人困惑不解的神秘莫测的黑色和金色图案。这个店的空气里弥漫着熏香和遥远地方的气息。突然，店主激动的大喊声打破了这一切。他严厉地斥责着她们。埃玛走到离阿琼近一点的地方，拉着她的手。店主将账单推回到阿琼的面前。

“我没钱。”他喊着，“看看你的周围，我的货还都压在店里，没卖出去呢。那些日本鬼子把大家吓得都不敢买东西了！你们是好姑娘。回家告诉你爸爸我会尽早还账的。”

埃玛紧紧盯着这个男人。他挺瘦，前额很高，满头黑发，皮笑肉

不笑地带着她们穿过拥挤的屋子走向门口。

阿琼站住了，不肯再向前走。她转过身来，坚定而充满自信地说道：“如果您现在不能给罗先生钱，他会从您这里拿点东西做抵押，直到您能还账为止。”

埃玛在阿琼的身后倒抽了一口冷气。天哪，她怎么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？埃玛和阿琼不太一样。她总是很安静。她喜欢学习、读书、画画。不论什么时候，她手里总是拿着本书，如果考不上班级的前三名，她会伤心欲绝的。

店主沉默了一会儿。他的眼睛眯起来看着她们。然后他用低些的、理智些的声音问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

埃玛胆怯地向后退了一步，阿琼却摘下手套，像猫一样在店里转着。埃玛屏住呼吸，看着她总愿逛商店的姐姐。当阿琼发现了她想要的东西时，她停了下来，微笑着，然后转过来面向店主。“那个。”她指着放在锃亮的桌子上一个玻璃橱下面的花瓶说。

“你疯了吗？那东西的价格是我欠你爸爸的钱的两倍。”

“那我相信您肯定希望早点把它换回来。”阿琼冷静的声音丝毫也不畏惧，“我们今天下午会派人来取。”

当她们终于离开那个小店的时候，埃玛觉得心里美滋滋的。她从未像今天这样以阿琼为傲为荣。她想起了阿琼目前最喜爱的中国电影之一《木兰从军》^①。它讲述的是一个叫花木兰的女孩子代父从军、凯旋而归的故事。埃玛很确定地认为，阿琼像花木兰一样勇敢无畏。她放松地倚着她姐姐，迈着胜利的步伐朝永安百货的方向走去。

到后半下午的时候，埃玛累了。她能感到姐姐也消耗了太多的

① 《木兰从军》，1939年，华成影业公司出品，卜万苍导演。作为“孤岛电影”的奇迹，曾创造连映85天的票房纪录。

体力。阿琼的肩膀无力地向前耷拉着，妈妈的黑色开司米外套在她身上突然显得很肥大。如果她不能要到足够的钱来应付这一个月的开销，她就不得不给在日本的爸爸发电报，自责地说她让全家失望了。

在她们去其他店里的时候，埃玛总是待在狭小的、堆着高高的箱子和纸张的休息室里，而阿琼则清清喉咙，挺胸抬头地从一个办公室转到另一个办公室。透过薄薄的墙，埃玛能听到阿琼坚定有力的像琼·克劳馥^①一样的声音，接着是一个男人的笑声，然后随着门再次被打开关上，说话声变得时强时弱。

“你为什么要出来要账啊？”男人们总是说，“你长得那么漂亮，应该去演电影！”在门口，他们把自己的名片递给阿琼，并承诺会尽快还钱。

当阿琼和埃玛往家走的时候，她们被拥挤的人群推搡着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，埃玛看到很多从大陆来的难民拥入香港。几乎每次上街，她都能看到一家一家靠纸箱遮风挡雨，拿着空空的木碗乞讨的人。她感到稍许欣慰的是凉爽的冬季使这些拥挤的难民们可以呼吸。现在，她低着头，努力避免遇上那些故意挡着她路的人。小贩们高高的带着哭腔的声音无力地喊着。她能感到阿琼已经筋疲力尽，就连她身上的一千零一夜的香水也变了味儿。

“我们能在这儿停一会儿吗？”阿琼问道，她的声音又显得年轻并熟悉起来。

阿琼轻轻地拽了拽埃玛的衣袖，然后指着一个很小的拥挤的商

① 琼·克劳馥（1904—1977），好莱坞黄金时代著名女影星。曾凭《欲海情魔》（1945）获第18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。

店。埃玛就站在门里边，紧靠着墙站着，以免挡了别人的路。她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阿琼。她知道，阿琼每个月都心急火燎地等着这几天，好用过年的压岁钱买最新的中国或好莱坞的电影杂志。现在当阿琼俯着身子去拿一本本珍贵的杂志时，她脸上的表情终于轻松下来。在油亮光滑的封皮上，埃玛能看到加里·库珀^①和罗纳德·考尔曼^②微笑着的英俊脸庞。她看着她苗条优雅的姐姐付了杂志的钱，然后感到阿琼抓住了她的手，开心地拉着她穿过喧闹的人群，一直到家。

当她们走上那个山坡时，埃玛看到一个小小的瘦弱的身影，在位于干德道的灰色两层楼前来回踱步。从远处看，她像其他用人一样，穿着黑色长袍和裤子。但当她们走近时，埃玛看到了宽妈高高的额头和充满智慧的黑眼睛。

“出什么事了吗？”埃玛问。宽妈在这里等她们，很不寻常。

“你们的妈妈提前一个星期回来了。”宽妈警告说。

埃玛转向阿琼，阿琼紧紧抱着胸前的杂志，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着。埃玛发现阿琼的目光沉重地落在她的身上。她们两个都知道她们的生活又要变了，又要充满了吵闹的搓麻将的声音，因为她们的妈妈正在为阿琼的将来建立社会联系并在做着计划。埃玛还小，还没有被妈妈纳入她的宏远规划。妈妈现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阿琼身上。一次又一次，埃玛听到人们说阿琼好看，加上家庭的原

① 加里·库珀（1901—1961），美国著名男影星，曾五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，两次获奖。代表影片有《日正当中》（1952）、《战地钟声》（1943）等。

② 罗纳德·考尔曼（1891—1958），好莱坞黄金时代著名男星，代表影片有《双城记》（1935）、《鸳梦重温》（1942）等。

因，她应该能轻易地找到理想的丈夫并过上她想要的生活，妈妈责无旁贷地要证实这一切。唯一敢跟妈妈大声说话的人是戈姨，但她经常要忙于应付她的针织厂的生意，因此无暇顾及这些。

阿琼转向埃玛，努力挤出一丝微笑：“咱们最好还是进去吧，妈妈在等咱们呢。”

埃玛点点头，她感到嗓子有些发干。她知道阿琼在想，妈妈回来了，一切都会不同了。她们的生活将按照妈妈的计划安排着、规划着。她感觉她们好像总是在用一种生活交换着另一种生活。埃玛伸出手，抓着阿琼的衣袖，爬上石阶走向她们的二楼房间。

埃玛看了一眼宽大的摆满了古董的客厅，又看了一眼敞开的通往阳台的两扇门，都没有妈妈的影子。她偷偷地瞄了一眼放着大大的圆桌和几把椅子的餐厅，也没有。然后她和阿琼快步跑下大厅，跑过她们两人的房间，朝着有妈妈香水味道的地方跑去。

发现妈妈在她自己的房间整理行李箱，她们冲向她打招呼。妈妈看见她们过来，迅速从行李箱上抬起头来。她穿着一件褐紫色的丝质旗袍，埃玛觉得她看起来格外漂亮。

“妈妈。”她和阿琼几乎异口同声地喊着。

当埃玛跑去拥抱妈妈的时候，阿琼站在她身后，当埃玛让开后，她也只是简单地在妈妈的脸颊轻轻地吻了吻。

“我觉得既然不能确定你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忙完生意上的事，我还是早点回来好了。他忙完就回来了。我厌倦了没完没了的等待。回家真好。你怎么样啊，妹妹？”

“我今天跟阿琼一起去要账了。”她应声说，咧嘴微笑着。不管

事情如何变化，她都很高兴再次见到妈妈。

“进展如何啊？”妈妈越过埃玛的头看向阿琼。

“他们说生意不太好。”阿琼很快地回答。

“这些浑蛋！他们拿走了你爸爸的货现在却说没钱。他们只是不想付账。如果你是男孩就不一样了。她们看见年轻漂亮的女孩就认为可以占便宜。我告诉过你爸爸叫你去不合适。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就应该全力找一个好丈夫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管。”

“她可能会要到一个很好的花瓶。”埃玛自告奋勇地说。

“花瓶又不能当饭吃。”妈妈厉声说，把她的丝袜扔到床上，“你爸爸回来后，我就不会再让你出去要钱了。罗家的女儿出去求着人要钱，像什么样子？尽管那都是我们自己的钱，也不行。你爸爸自己可以去要这些钱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妈妈冷静下来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日本人正在对一切喊停。”

埃玛使劲咽了口唾沫，知道妈妈除了抗议，一切都无法改变。每当爸爸和妈妈回到香港，阿琼就会回到她最喜欢的东西上——电影。每个星期当她看完南希·陈、李绮年或葛丽泰·嘉宝及罗伯特·泰勒^①的片子后，她黑色的眼睛都会连续几小时闪闪发亮。宽妈经常在国王或皇后影院门口等着放学后的阿琼，在电影开始前，把阿琼的书本拿回家。只要有可能，埃玛就也会跟着去。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，她有时咬着小小的带点甜味也带点咸味的李子干，有时吃着一条条硬硬的中式牛肉干，看着阿琼沉迷在电影的奇幻世界里。阿琼对同一部电影百看不厌，而埃玛则只能看一遍，相对于看电影，她更喜欢回去看一本好书。

^① 罗伯特·泰勒（1911—1969），美国电影演员，主要作品有《茶花女》（1937），《魂断蓝桥》（1940）等。